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名著必读”

□桑永海

在21世纪谈文学教育，不但有着现实的迫切性和长远的必要性，也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我想从最基础和最重要的谈起，一个是抓青少年，一个是抓名著阅读。

20世纪国外的母语课教学，与我们长时期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在文学教育的观念上和做法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据教育部相关资料透露，许多数字化国家的母语课程标准，都明确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文学熏陶与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并重”。注意，是“文学熏陶”，而且是“并重”！英法德各国和美国加州的课程标准对各年级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评价以及书目，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和相当大的阅读量。

在文学教育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在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着独特的艺术气质，一种审美的乌托邦精神，所以俄罗斯一直在中学开设文学课，系统学习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从“黄金时代”学到“白银时代”直到索尔仁尼琴。前些年出版的那部厚达700页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版）就是俄国高中生的教科书。其主编在该书开头《致中国读者》一文中自豪地说：“在这个世纪里，俄罗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一次国内战争，取得一系列影响世界进程的胜利，也遭遇很多悲剧，给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尽管如此，俄罗斯终于挺过来了。这应该归功于她的精神和文化，包括文学！”显然，这与俄罗斯一直有着普及文学教育的传统是大有关系的。

我国的语文教育，可贵的探索和成堆的问题纠结在一起，严重影响着其健康发展，当然也制约着文学教育的普及。这里，“可贵的探索”，我指的是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在新世纪十年出现的两件大事：一个是从世纪之交开始，教育部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明确指定了中小学生课外名著必读书目。再一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基础上，教育部于2003年制订了“新课标”，对语文教学的性质和地位做了“两性”的明确界定：“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并借鉴国外经验，明确规定了各个学年段的阅读总量。这样，课内教学提出了“人文性”，课内外阅读又开设了语文选修课，列出了文学名著书目，提出了阅读总量要求，语文教学，包括文学教育，应该旧貌换新颜了吧？很可惜，纸面上的东西和实际效果相差太远了！当前，语文教育仍然问题丛集，而且其表现的复杂性更为严重。我们看看症结是什么，文学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第一，针对语文教育多年的宿弊，愈演愈烈的工具化、实用化、标准化的严重倾向，应当适度而明确地强调语文的“文学性”以纠正之，这是语文教育的一个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计。这首先还要从进一步解放思想，明确语文教育的性质、目的和定位入手。几经大讨论，教育界把语文性质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相较过去的“极左”时代是个根本性的转变和进步。但是，它不完全，还没有充分体现语文课独特的重要内涵和规律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益强化的商品经济不规范的干扰和普遍急功近利的社会浮躁心理的挤压下，似乎“工具性”成了中小学语文课惟一的标志，连“人文性”都保不住了。大卷一堆堆地写，练习册一本本地练，死记无用的语文知识，写不完的填空题，制造没完没了的模式化、程式化作文。你不是考阅读分析吗？好，把文章大卸八块，给你提出一堆堆古怪的分析题，让小学子叫苦不迭，却美其名曰标准化试题！语文教学成了工厂流水线上操作的工具。其结果是语文课不但没有趣味，枯燥之极，不用说“人文性”了，连语文工具本身的识字、写字、朗读和作文都成了大问题！究其原委，除了其他一些复杂的社会文化风气等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文课普遍丢失了应有的文学性。回顾中外语文教育史，虽然母语课不完全等于文学课，但它必须具有文学性，有文学的质素。那些文化发达国家不也是这样界定的吗？所以实践证明，光提人文性是不够的，它代替不了语文的文学性。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学生喜欢的语文教师和难忘的语文课，哪一个不是声情并茂，文学色彩浓郁又突出“工具性”的？上这样的语文课，学生得到的知识和“工具”是鲜活的、审美的、有生命力的，可以灵活运用的。反之，单纯的工具理性语文教学，干巴巴条分缕析，把再好的课文也讲得干瘪枯燥，这样的语文课哪个学生爱学？他们获得的知识也是僵死的，往往是无用的。所以，我们目前可以不像俄罗斯那样开设文学课，但需明确指出“文学性”这种语文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总之，面对语文课变成单纯工具课的极端实用主义功利化之风，应当更全面、更科学地明确界定包括“文学性”在内的语文课性质的定位了，要用大纲形式确定下来，并且广而告之——尤其是广大语文教师，如果他们不善于在教学中自然渗透、体现文学性，以诗情陶冶之，以审美化育之，以理性启迪之，也将是空中楼阁。

第二，在没有开设《文学课》的情况下，学生课内外读文学名著，不仅仅是语文教学的必需，更是我们普及文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一翼，落实好这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会成为文学教育的半壁江山，其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大力抓好全国中小学生读名著（其中大多数是久经考验的中外文学经典），是又一个长远的也是切近的当务之急。国家教育部对全国中学生名著阅读问题第一次作出明确规定以后一度出现了名著热。我亲眼见到那个暑假书店里排队买名著的壮观场面。而当年一个熟读三国的高考生写出《赤兔之死》的满分作文，还有后来福建以名著中十个人物为话题出的高考作文题，都使名著热卖升温。其次，这十年，有些抓得好的学校，采取了诸如例行的班级读书报告会，规定学生假期阅读书目，设读书节，实行名著天天读等办法，阅读开始制度化。于是“名著必读”书目十年来也累累增加，从起始的30部，中经三次变化，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已有70种之多。

10年过去了，学生课内外名著阅读到底怎样了？有哪些问题？原因何在？今后怎么办？我还未曾见到系统的统计资料，以本人一孔之所见所闻，人文风气浓郁且有定力的地区，比如上海和深圳，学生阅读是突出的。但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也许大多数学校和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还没有进入情况。读名著好像只是自发自愿的事情，许多学校不闻不问，有的走走过场，许多连过场也不走。这中间原因太复杂。

首先，从心理驱动力来说，这仍然是全社会尤其是中小学及各级教育系统对于文学教育的独特功能认识严重不足造成的。正是文学名著，对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二、三年级学生在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对他们养成终生的读书习惯，将起到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世界上很多事往往是看似无用的管有用的。文学名著这类闲书，既育人立人，又能养成人终生的读书兴趣和习惯。各级教育领导和教师、家长，如果没有对文学教育的这种起码认识，怎么会对读名著有主动性、积极性呢？

其次，从规章制度层面来看，《语文大纲》应当对学生读名著的校内外结合，老师的指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以及对师生的考核方法，做出一些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并且检查督促落实，改变这些年放任自流的状况。这是强化中小学生读名著的重要保证，绝不可轻视之。中小学生可塑性非常强，你抓得好就可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欲望，原来文学经典这么美妙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教师是大有作为的，而不是束手无策的。另外，中考、高考也应当出一些类似福建省那样的与读文学名著很有关的作文试题或相关的考核题。又如，推荐的名著多是文学经典，太古老，学生爱读吗？就本人十数年对中小学生阅读名著的实践和调查来看，接触的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他们大多数不但喜欢，而且很感兴趣，还有许多小学子甚至所涉颇深！包括对鲁迅、托翁和红楼。我们应该记住朱光潜在70年前对中学生的一段告诫：“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可以时髦，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这些话，朱光潜不就像对今天的青年师生讲的一样吗？至于有人说经典不是给大众读的，那不过是70年前西方精英怪调的重弹，是不懂阅读规律的怪论。

总之，读名著之路虽然漫长而崎岖，关键还在于如何组织引导。教育工作者重任在肩。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必将在“全球化”时代继往开来，兼收并蓄，集我国和全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之精华，普及文学教育，一年复一年扎实抓下去，铸造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人文素养与文学教育(14)

文学应具备的品质

□李华秀

对于活跃在网络空间里的写手们来说，“文学是什么？”不仅关系到网络文学的合法性，还关系到广大写手的声誉和前途。过去时代，文学一直在小圈子中进行，大多数民众被拒之门外，文学似乎就是精英们的作品。而网络时代的来临一下子踢破了文学的门槛，民众蜂拥而至，挤进了文学“殿堂”。此时，文学殿堂变成了文学四合院，每个人都拥有了进出的权力。但那些提前进来的人却说：你们不能进去，这是文坛。于是我们听见了韩寒的怒吼“文坛算个屁”。经典文学的捍卫者遭到网络写手的围攻。原来的文坛被挤塌了，“文坛变成了祭坛”。这时文学理论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是什么”、文学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的问题了。

文学首先是时代的心灵契约，因此每个时代才有了每个时代的文学。这一心灵契约至少包含两大条款 ：一，文本元素的更新。既要包含传统的文本元素，还要有新的元素引入。比如，旧字新意，新词汇，新的人物形象，新的文体样式，新的传播途径等等。新元素也许会使上代人感到不适，却使新一代欢欣鼓舞。因为他们通过这些新元素看到了自己对前代人的悖逆和对自己的肯定。没有新元素的引进，新一代人就只能生活在前代人的阴影里。而每一代人都不甘心，引进新的文本元素，成为文学史上不变的时代法则。 二，对世界的重新评价。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人们对世界的感情和态度。每代人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居住的世界并作出不同评价与同代人分享。毫无例外，每一时代的最高文学成就都属于那些斗胆对世界作出新评价的人。那些亦步亦趋甘愿臣服于前辈文学经典的人，很难留下传世之作。文学史记载的永远是那些“改朝换代”之人。

其次，文学是特殊的话语机制。文学之所以能够承载一代人的心灵契约，就在于文学的话语机制。一是文学话语机制是抽象性和形象性的双重“在场”。双重在场指的是文字的在场和文字所指事物的在场。按照语言学的理论，文字代表的是不在场的事物。文字的在场就是不在场事物的在场。如“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时，每一组文字背后的形象都同时出现在大脑之中。由于相似的文字符号的密集性，它们建构起了一个属于文学的氛围，一个精神的场域：悲凉、悲壮、悲情……这很像用砖瓦建造房屋，一块儿砖瓦再好也无法建构起房屋来，而一定数量的砖瓦按照一定的规则就能建构起理想的大厦。文学话语机制恰恰就在于其使用一定数量的相近词汇，营造某种氛围和场域。使用“相同”或“相近”的元素建构某种场景、氛围，实现某种意图，正是文学话语的特殊机制。每一次的文学阅读都不再是固定的，模式化的，也不是被动的和死的了。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了阅读者精神的狂欢，这狂欢超越了身体场域的局限，跨越遥远的时空距离，建构起巨大的虚拟空间。就以“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为例，不同阅历的人由这首诗召唤出来的场域肯定不同。这些景象随着阅历不断更迭，但文学一定会唤起读者大脑思维的活跃是必然的。文学使人的精神存在得到确证，并给予精神活动以空间，使精神的自我强健成为可能。

文学话语机制是听觉属性和视觉属性的双重激活。任何一种话语机制都不如文学话语机制那样重视音响效果——韵、调、律等。中国的诗词尤为明显。散文、杂文、戏剧、小说等这些文学样式虽不如诗歌那样有韵调和格律的要求和限制，但都很注重节奏感。注重朗读的效果。评书就是将文学话语机制的听觉效果演绎出来的最好例证。过去由于文盲多，不能自己阅读文学作品，评书作者就带领大众一起“听读”。评书作者是在听觉和视觉双重作用下领略作品的意蕴和味道。大众则只能在听觉上分享作品，这种分享效果与现在的视频媒介异曲同工。尽管优秀的评书大师会形象生动地将文学作品的声响效果传递出来，但那是经他加工处理过的，具有霸权性和惟一性。现在的电视、电影则是在视觉层面上将文学作品的意蕴分享给大众，但由于经过了导演的加工处理，带有了明显的个人权威性，使得文学作品的视觉效果成为惟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剥夺了大众的精神权益。而亲身阅读文学作品则不同，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视觉属性的文字媒介，每一个文字都有其特殊的声响效果，这一声响效果是没有被演奏的，需要随着阅读的具体情境和心境自我演奏，同一篇文学作品，会因心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节奏和旋律。铁凝的短篇小说《孕妇和牛》中孕妇呼唤牛时的那一段非常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点。你既可以把孕妇想象成急性子，在训斥牛，节奏是快的，也可以把孕妇想象成慢性子温柔的样子，她唤牛的声音便充满了抒情的味道，悠扬而舒缓。小说和戏剧中有很多人物对话，他们的腔调、音高、音质等都可以通过想象去补充。这样读者实际上是在大脑中或在精神层面上与抽象的人物对话和交流。有了听觉和视觉的双重激活，文学作品的阅读就变成了一种精神舞蹈。读者一边阅读，一边导演着那些抽象的声音，同时自己也出场参与到对话当中。这样的阅读体验就变成了精神的历练。 在这一层面上，文学这一特殊媒介是无法被最先进的电子媒介取代的。文学作品可以脱离纸张但不能脱离文字。也就是说，只要文字不被画面、声响等所替代，文学就无需过多忧虑。因为文学不是因为印刷在纸上而成为文学，文学是因为其文字的特殊魅力以及特殊的话语机制而获得合法依据的。报纸可以消失、杂志可以不见、图书可以没有，但文学永存。

再次，文学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机制。其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必须使用文字符号进行生产。离开了对文字符号的使用文学就不再是文学。而文学的生产属性同样也是双重的：文学生产者的生产和文学消费者的生产。每一次文学行为都充满了生产的愉悦。写作者的生产因为其奉献了新的形式、新的符号、新的评价等而充满成就感；读者的生产则因其参与了形象的建构，实现了精神的历练而充满超越感。文学行为就是精神生产行为。如果说物质生产是为了改造环境，那么精神生产就是为了改造自我。只有两种生产平衡进行时，人类的生活才是和谐的。这也是文学不死的内在原因。二、它必须遵守时代的心灵契约，否则，文学会自动与你保持距离。你在生产，但生产出的却不是文学，最多只能算是文字产品。心灵与时代的约定就是文学评价的永恒标准。网络文学只要满足了这个约定，它就会走进人的心灵。如果你没有满足时代与心灵的约定，你不过是网络上的一个写手，在练习着如何生产出符合“约定”的文字产品而已。时代心灵才是文学的永久法则，也是文学永远的评价机制。

是网络时代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这一特质。而对这一特质的认识也将使更多的网络写手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灵。没有心灵的写作，距离文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洞察

建构中国本土的叙事学理论

□李建盛

书评

赵炎秋主持并与他的同事一道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是一套从理论的世界话语回到中国本土的叙事学资源，并力图在历史与理论的相互阐释中梳理、探寻和建构中国传统叙事学理论的著作。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共三卷（熊江梅著《先秦两汉叙事思想》、李作霖著《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赵炎秋著《明清近代叙事思想》），这套近90万字的研究丛书既是对中国叙事传统进行探波讨源的历史梳理，又是对中国传统的叙事思想的理论阐发。《先秦两汉叙事思想》分别以神话、史传、杂史杂传和叙事诗为个案，重点从叙事理念、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等方面，分析和梳理先秦两汉叙事思想的历史演变，清晰地论述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发生期的发展轨迹，以及对此后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在复杂多元的叙事文类和形态多样的叙事话语中梳理和探讨千余年间的中国叙事思想，从志怪叙事、轶事小说、唐代叙事观念、唐代传奇的虚构性叙事、宋元说话和白话小说以及宋元讲史平话的叙事思想等方面对魏晋至宋元的中国叙事思想进行了历史性的探讨，并力图把叙事思想置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作更为深刻的阐释。从明清以降，中国古代的叙事文体大量增长，叙事技巧臻于完善，叙事思想极为丰富，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的叙事学思想。《明清近代叙事思想》对明清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发展、特点与基本内容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地探讨了明清叙事文学与叙事思想、金圣叹和李渔的叙事思想、近代叙事文学与叙事思想以及晚清王国维、梁启超和林纾的叙事思想，并重点论述了明清近代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完整系统地勾勒、论述和探讨了中国从先秦到近代的整体叙事思想，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叙事思想的全貌。

叙事思想源于丰富的叙事传统，叙事思想是对叙事思维和叙事资源的理论性思考和总结。作为一门学科的叙事学来自于西方，然而叙事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作为一种创作的技巧，乃至作为一种思维和文化，并非为西方所独有。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传统和叙事思想，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叙事思维、叙事技巧、叙事文体、叙事形态、叙事文化的独特理解和建构。说故事作为一种技巧，讲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谈创作作为一种美学，在中西方叙事中既有相同之处更有差异性。相同性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叙事文化中进行比较和相互阐发，差异性则让我们看出各自所独具的风格特色、致思途径和文化内涵。如何选择性和创造性地运用现代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的叙事思想，便是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可以说非常好地处理了当代叙事学理论与中国叙事学思想阐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作者们当然借鉴或化用了当代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却并没有陷入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概念和逻辑圈套，而是以中国叙事文本、中国叙事话语和中国叙事文化为线索、为内容、为重点、为核心，注重中国叙事思想的考据、重视叙事文本的细读，突出中国叙事话语的理论阐释，不仅历史地而且理论和逻辑地研究、探讨和论述中国传统叙事思想。这是一本属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叙事思想史。

中国有自己的叙事传统，因而有中国自己的叙事思想和叙事文化，并在其中深含着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和哲学。《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丛书除了系统梳理和论述中国传统的叙事历史和思想脉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构建中国本土的叙事理论，正如赵炎秋在丛书总序中所言：“在古代叙事思想与叙事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叙事理论，并不意味排斥西方叙事理论。……构建中国本土叙事理论应该吸收现代西方叙事理论的成果，借鉴其相关范畴与理论体系，梳理、提炼、升华中国本土叙事思想与叙事经验，使之成为系统的可以在当前叙事环境中运用并与西方叙事理论展开对话的理论。只有这样，中国本土叙事理论才算真正构建起来，中国叙事传统与传统叙事经验也才能真正在当代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实践的构建与发展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中国本土叙事理论的构建不仅要把握西方的叙事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叙事经验，以及中国现当代的叙事理论及叙事实践。而中国古代叙事思想正是构建中国本土叙事理论的传统性资源、基础性话语和民族性特色，它根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哲学和美学，根基于我们中国民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艺术。

由此，赵炎秋等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丛书便是一项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工作和探源式课题，中国本土叙事理论的建构则将是一项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学术工程。该丛书可能存在某些不足或欠缺，但这无疑是一项通过叙事历史与叙事理论的相互阐释，系统论述研究中国传统叙事思想，并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研究，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以及理论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广 告

芳草 文学杂志 主编：刘醒龙

2011 参 目录 总第497期

中篇小说 水乡长……江长深
精致的叙事 尖锐的力量（评论）……周景雷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长”形象（评论）…李鲁平
走样……向 春
返魂香……肖 勤
往禾木……张好好
短篇小说 巴桑寺……龙仁青
咖啡与酸奶……龙仁青
看书……龙仁青
圆拐角……周瑄璞
伊莲娜……黄宗之 朱雪梅
钟郎……黄宗之 朱雪梅
长篇小说 拨浪鼓……舟 卉
诗 歌 水渊源（二十二首）…海 男
新才子书
梅花消息（歌舞剧）……叶 舟
叶舟：在地为马，在天如鹰……徐 坤
作家手记 司徒雷登：一处有力的历史标识……董之林
我的秦城岁月……陆令寿
深度观察 “自文学”时代的到来……汪 政 晓 华
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之二……赵兴红等
封二 封三 当代文学名师：曹文轩 封底 作家藏画

2011年第九期目录
三分钟的爱……程 刚
最后一次赢钱……赵 新
南西的唇边有颗痣……麦 子
爱的呼唤……余显斌
这个冬天不冷……廖 华
一张传递爱的纸条……苹果熊
照片事件……马 德
镶嵌在墙上的黑板……孙道荣
“美女”被潜规则……无字仓颉
走火……崔 立
做客……游 睿
富豪还乡……郭 选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耿忠民
别小看了领导……孙新合
奇才的诞生……周海亮
先当种树人……沈银法
两个人的秘密……青 色
微笑的橙子……张 莹
开灯……刘正权
夜火车……常聪慧

微型小说选刊

一树樱花落……张玉玲
海子爷与老雪狼……郭雪波
滇西丛林生死惊魂……马文秋
贼外有贼……阿 扯
帮我寻找肇事车……太上老鼠
化狐……林华玉
武松打狗……田玉莲
草垛有风……朱胜喜
算命师的墨镜……庄 秦
等……陆 樱
守株待兔（外二则）……朱道能
人和猴的故事……逢锦州
地下室……生明星
他丢了自己……蒋 寒
2011年第十期目录
两只鸟……古保祥
是什么挽救了大画家？……陈亦权
鱼为什么淹不死……顾文显
上帝派来的天使……秦小痴
别踩疼她的影子……包利民
意外的发现……万 钧
一个与爱有关的谎言…喻 红
缘非缘……安石榴
自杀的胎儿……刘万里
右手所做，不让左手知道……朱成玉
狗熊……立 夏
假酒……白云朵
敲雪……刘靖安
疯狂的猪耳朵……夏 阳
午夜惊魂……张鸣跃
做生意的……秦 辉
盗墓空间……崔 立
酒圣……饶建中
你以为我是谁……李伟明
不应破坏游戏规则……毛汉珍
绽放在悬崖峭壁上的鲜花……刘艳杰
拒绝感恩……郭振宇
没人在乎你开的是奥迪还是奥拓……张颖异
吃一只鸡有多难……王兴莱
一箭三雕……李 谦
我为什么杀死老板……卜 伟
救心……白中玉
拗娃……陶卫东
开着小车回家……季 明
枪手……张国平
第二种失败……麦 家
离奇的回信……周德东
一串丢失的钥匙……庄 秦
继父……邵宝健
爸爸的影子……常聪慧
大厅不是乘凉的地方…张 丽

社长兼主编 姚雪雪 主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编辑、出版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330026 南昌市新魏路17号）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6-1089/I 国内邮发代号 44-22 每期定价：3.00元

中山文学院 图书出版征稿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图书中心组编的《中国作家文集》《当代艺术家精品集（某某卷）》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凡个人文学、理论专著以及书画、摄影等作品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

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九十个工作日。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小说选刊》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余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个人专著者请联系：
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中山文学院图书出版中心
电子信箱：zs858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